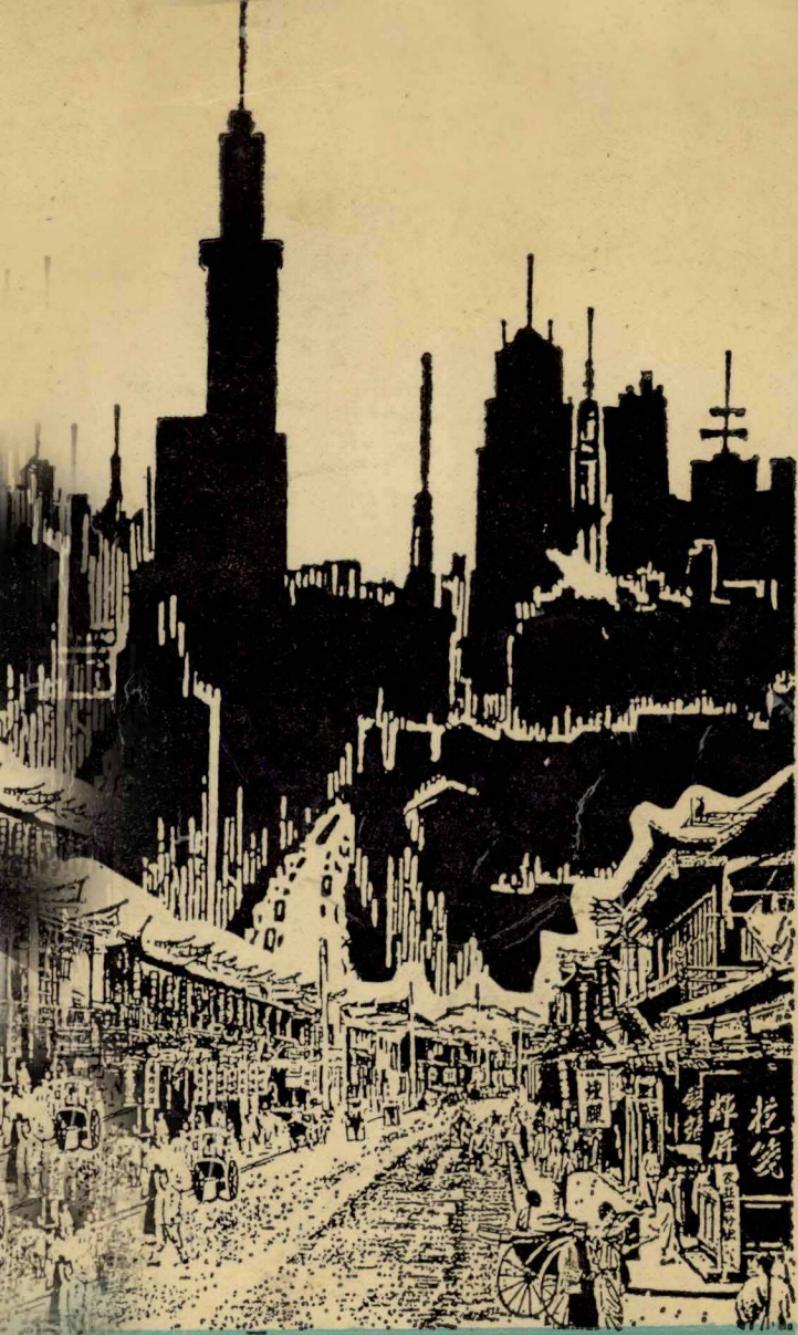


上海方言十夜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

上海方言十夜谈

受 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责任编辑：张哲永

封面设计：金 言

文内插图：刘金新 宋 瑛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

上海方言十夜谈

受 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90千字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本

ISBN 7-5617-0731-2/K·065 定价：3.45元

编 者 的 话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都市，是举世瞩目的地方。

上海，正在改革、开放、搞活总方针指引下，以一日千里之势，向着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都市迈进。

上海，人们注目它，向往它，但不一定了解它。

今天的上海是昨天上海的继续发展，只有了解它的过去，才能认识它的现在，展望它的将来。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辛酸坎坷。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上海是殖民主义、封建买办、反动军阀麇集活动的地方，也是革命党人、先烈英豪、爱国志士藏龙卧虎之处。旧上海既是反动的堡垒，也是革命的摇篮；它是殖民统治的基地，也是科学传播的窗口；它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流浪汉的愁城；它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总之，它既充满着黑暗，也孕育着光明。

旧上海是畸形发展的城市，近代上海史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这是陈旧与新生交替，残夜与曙光相接，进步与反动决斗的历史。同时，十里洋场又是五光

十色的万花筒，五彩缤纷的大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中外混合，五方杂处，百业交集，万民流动，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租界分割，藏污纳垢，怪事频仍，无奇不有，人情冷暖，风俗特异……加上摩天大楼，游乐场所，马路交通，酒家茶馆，寺庙古塔，园林胜景……这一切，犹如万花集锦，点缀着上海的热闹繁华；又好似海市蜃楼，显示着上海的风云变幻。这一切，谱写成一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上海近代史。

我社已出版了一部《上海近代史》，帮助读者从正面、总体、大的轮廓、大的事件中，概略地了解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但是，上海是一个大千世界，光是大的轮廓、大的事件，还远远不能窥视它的全貌，更不能“登堂入室”。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难免带有偏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上海这个“庞然大物”的。“读史要会解剖功”。出于此种考虑，我们在《上海近代史》的基础上，拟编写一部《上海文化史小丛书》，从多题材、多侧面、多角度，全面、深刻、细腻、生动地反映近代上海一百多年的历史风云和风土民情。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分门别类，分期出版。计划出版40本左右，全套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每本互有联系，但又独立成书。内容分别有政治风云、黑幕组织、名人轶事、名胜古迹、风土民情等五大类，自1987年开始，准备在五年内出齐。

《上海文化史小丛书》，是一套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凡具有初中水平以上者，均能阅读。本丛书本着普及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本着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反映旧上海的全貌，加深读者对旧上海的理解，做到“身在上海，了解上海；不在上海，也知上海。”

编写《上海文化史小丛书》，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愿同人志士，共同督促，不吝指教，互相勉励。

引 子

忘年交小L是东北籍人，前不久因公由北京出差来上海。白天，小L为公务奔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夜晚，就住在我的陋室之中，谈及白天的所见所闻。他虽不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但对上海方言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近代上海方言。于是我们俩清茶一壶，促膝而谈。我虽不工于上海方言，但由于工作关系，平时亦曾涉猎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文章，所以对上海方言略知一二。对小L提出的一些问题，尽管不能纵横捭阖说天道地，但也不至于瞠目结舌无言答对。就这样，夜复一夜，不觉谈了十个夜晚……

目 录

- 引子 (1)
- 第一夜：我们谈了开埠初期的上海
滩、上海人、上海话 (1)
- 第二夜：我们谈了上海人说的不是
一样的上海话 (13)
- 第三夜：我们谈了上海人说话时同
读书时的语音有的不一样 (23)
- 第四夜：我们谈了开埠以后上海话
语音在不断地变化着 (33)
- 第五夜：我们谈了开埠以后上海话
语汇的变化 (43)
- 第六夜：我们谈了上海话与外来词 (56)
- 第七夜：我们谈了上海话中的熟语 (67)
- 第八夜：我们谈了上海话同民俗的
关系 (77)
- 第九夜：我们谈了上海话与近现代

文学(89)
第十夜：我们谈了上海话与地方戏	(101)
简短的结语(110)
附 录：300个上海常用方言词简释.....	(112)

第一夜：我们谈了开埠初期的上海滩、 上海人、上海话

小L(下简称“L”):我第一次来上海，感到上海不愧为世界闻名的城市。记得前不久国务院批准上海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那上海的历史到底有多久了？

我（下称“W”）：要说上海的历史，那真是很长了。据目前考古发现，远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上海就已经形成了。根据文献记载，上海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相传，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就常到上海地区狩猎，曾在松江地区建造了非常华丽的亭子作为息脚之用，后来就把那个地方叫做“华亭”；春申君姓黄名歇，他渡江的地方被称作“黄渡”；他命人开凿的江，被取名为“黄浦”或“黄歇浦”；上海又是春申君的领地，因此上海又简称为“申”。这种种虽然都是传说，可也说明了上海的历史确实很悠久。《新唐书》上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苏州属江南东道；唐天宝元年（742年）改

州为郡，苏州为吴郡；到天宝十年设立华亭县，这是上海地区的第一个县，当时吴郡管领有吴、嘉兴、昆山、常熟、长州、海盐、华亭七县。华亭县东北境是华亭海，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境。上海是在宋代发展为镇的，但到底是在宋代的什么时候正式建镇，至今还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在北宋神宗年间，但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大约是在南宋末



的度宗年间才正式建镇的。元代初年，有个叫唐时措的人，他在上海《建县治记》中说，当时的上海已“有榷场（这是在边境设立的一种互市市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贸易外，商人须交牙钱、纳税、领得证明文件方能交易）、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毗鄰（指民居区域）、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置了上海县，辖区也随着扩大。到明代洪武年间，上海已成了“东南名邑”了。进入清代后，在雍正四年（1726年），从上海分出了南汇县，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从上海分出了川沙县。从此，大致上形成了解放前上海市的规模。

L：听你这么一说，上海的历史确实很长！我以前总认为上海的历史不太久。记得过去学历史时知道，《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了帝国主义通商的口岸。

W：不错，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8月清政府派了投降派的耆英和伊里布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的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指清道光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接着，英帝国主义以“厘定善后事宜”为借口，于1843年

10月8日又同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这个条约的第七款规定：“在万年和约（即《南京条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和基地，系准英人租借。”同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任，他就根据《虎门条约》向上海道台宫慕久要求上海划出一块土地作为“居留地”，专供英国侨民使用。昏庸的宫慕久居然以为华洋分居能避免发生“纠纷”，于是就默许了巴富尔的要求。这样，巴富尔在11月14日发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开埠。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了。紧接着，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俄、德、日、意等国也先后同清政府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他们在所谓“最惠国条款”的花招下，相继在上海设置起了租界。

L：开埠一定给上海带来极大的影响！

W：确实如此。西方的经济、文化不断地输入上海，冲击着上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封建主义的上海的社会经济开始起了分解作用。从某种角度讲，它也刺激了当时上海某些手工业和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当然由这种发展而带来的繁荣，都还是

给外国殖民者和投机家带来更多的利润。于是，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与此同时，外国资本的输入、经济的繁荣，对上海的人口也产生了影响。



L：怎么，对人口也有影响？

W：是啊！你可以注意一下，我国各城镇、地区，一般都是本地人多，而外来户少；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但上海市区却恰恰相反：外来户多，本地人少，这就是因为开埠带来的影响。当时，由于租界的经济发展和畸形繁荣，也由于租界本身的特殊制度，使得上海租界，也使整个上海像海绵吸水一样把上海附近的农村人口吸了过来，不仅如此，还将江浙沿海，甚至内地各省的人也吸了过来。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工人、水手等纷纷涌进了上海，想在这块“黄金”的土地上寻找生路。据有关材料记载，开埠前，清乾隆前后上海的全部人口只有4.8万多人，但到了开埠后9年，即1852年，上

海人口已达到54万！其中流落在上海的广东人就有8万，福建人也有5万。当然，太平天国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大批的人口从外地涌进上海，那时候，江浙一带的地主、豪绅，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吓得魂飞魄散，纷纷逃往上海，托庇于租界；而广大的城乡居民，为了逃避兵灾、谋食求生，也大量来到上海。开埠之后短短的十几、二十年间，涌入上海的人口之多，是上海历史上空前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租界情况报告书》里有个统计，说1860年租界内华人已突增至30万，而到了1862年竟高达55万！这样一来，外地人口大大超出了本地人口。根据解放前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不完全统计资料，上海本地人口仅占市区总人口的20%至25%。1934年，上海市区华界有191万人，其中本地人为25%，江苏籍人却占了39%，浙江籍人也占了19%，安徽人4%，广东人2.6%，湖北人1.8%，山东人1.6%，其他籍人7%；1946年，上海市有376万多人，其中本地人只有76万多，而非本地人却差不多有300万！

L：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言，外地人如此大量地涌入上海，对上海话不是要有影响了吗？

W：当然会有影响。

L：那开埠初期的上海话是什么样的呢？

W：要谈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你也知道，当时根本没有录音器材，因此今天我们已无法听到当时的上海话是怎么样的了。



L：一点也没有办法知道了吗？

W：那倒也不是。当时虽然没有录音器材，能记录下当时的语言，但文字记录还是有的。从早期的上海方志看，明代的上海话比较接近于华亭府（也就是后来的松江县）的土话，明嘉靖年间的《上海县志》上就说：“方言视华亭为重”。但到了清代，上海话却比较接近苏州话了，清康熙年间的《松江府志》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嘉庆年间的《松江府志》也有类似的记载。直到民国以后，上海话的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因此可以推想，开埠初的上海话与苏州话还是有某些接近处，当然，可能更多地方还是接近于浦东音。

L：你这么说，还只是“空”的，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东西呢？

W：也有。1853年，英国有个叫艾约瑟(J. Edkins)的

人，他是伦敦大学的文学士，他当时写了一本《上海方言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907年，美国有位神学博士，名叫霍克斯·波特(Hawks Pott)编了一本《上海方言教科书》(《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这两本书中对当时的上海话语音都有一定的记录。

L：是用国际音标记录的吗？

W：不是。这是比较遗憾的事，他们是用自己设计的音标来记录的。比如，霍克斯·波特的书中，就有一张“综合罗马字字母表”，它是由“Z-Moo”(即“声母”)、“Iung-Yuin”(即“韵母”)以及“Dok Yoong Z-Moo”(独用字母，即“自成音节的字母”)三部分组成，下面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下。先看“Z-Moo”，

